

记忆

听巴金说文坛

□刘锡诚



40年前,1979年8月,上海市召开大型的“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创作座谈会”,我作为《文艺报》的编辑和记者应邀参加。

这次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上海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艺座谈会,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作主题报告,出席的人员包括文学艺术界各个当行的文艺工作者,达百余人。

这一年,对于文艺界来说,是大辩论也是大前进的一年。在全国范围内,围绕着“伤痕文学”以及《“歌德”与“缺德”》《向前看啊,文艺》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等开展的讨论,一浪高过一浪。

巴金在文学组的会上发了言。这个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、后以“大爱”(泛爱)为人生信条、经历过“文革”劫难后大彻大悟的文学巨匠,在会上大胆地举起了批评的旗子,历数文艺战线的得失,唯真理是从。

要把意见都讲出来,集中集体的智慧,大多数人的智慧。1956年、1957年,发扬民主,要大家讲话,大家响应号召,讲话了,很多人却被打了下来。

他还说:“三十年”的成绩怎么样,缺点怎么样,要让大家来讨论才行。总结“三十年”、“十七年”、“三年”的经验,要经过认真的讨论,要多征求意见。

他说:要多出作品,在多的基础上求好。在近10年中,日本作家出了很多书,而我们呢,不出书也一样是作家。

作家的恩赐。

女作家茹志鹃听了巴金的发言,深为触动。巴金发言中有的意见,就是她的创作引发出来的。她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,对于总结30年的教训,也最有说服力和典型性。

是很不利的。我的《草原上的小路》发表后,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,有的批评甚至很使我感到惊讶。

我注意到巴金在仔细地听着茹志鹃的自我解剖,心里既感到快慰,又感到痛苦。他的脸上,有一种令人莫解的表情。

于是,8月12日,我和顾骥决定去武康路他的住所拜访他,更多地听他对当前文学形势的意见。巴金非常热情地与我们交谈。他对我们说:“三十年”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。

时年75岁的巴金,正在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《回忆与思考》。他说:“第一本已经排好了,今年要译出30万字,主要根据英文版,参照俄文版。

巴金对我们的谈话,特别是他对“三十年”中我们的作家出版作品很少,出了作品就受到批判或指责,以及作家体制等等的批评,不唯上,不唯书,只唯实,只唯真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印象

汉语特色

早年听相声听来的故事,记忆犹新。

京剧《文昭关》伍员佩剑唱:过了一天又一天,心中好似滚油煎,腰中枉挂三尺剑,不能报却父母冤。

腊味

广东人冬天爱吃腊味。记得我在广州时,广州大新街有几家著名的腊味店,曰王中王,王上王,太上皇。

我家腊味是妈妈亲手的。她自己做腊肉腊肠。买来肠衣,塞进自己调味的肉末,晒干制成腊肠。

对联

小时候在广州,每年大年初一出门,就看到许多店家贴出新的对联,诸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,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。

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妙品,对得好的对联,让人百读不厌。如当年到无锡,朋友告诉我的一副对联:“无锡锡山山无锡,平湖湖水水平湖”,我至今不忘,对得又工整又妙。

说炒米饼

广东儿歌:“冰冰转,菊花园,炒米饼,糯米团……”炒米饼是广东乡下食品,在我家乡,人们就在家做炒米饼当零食,我小时候在广州常吃,是家乡带出来的。

两件皮夹克

我在苏北新四军时,记得一件事。我们缴获了日本鬼子两件皮夹克,让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穿上了。为此还开了一个大会,解释这两件皮夹克为什么让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穿上。

臭豆腐

我爱吃臭豆腐。广州没有臭豆腐。臭豆腐是江浙和上海的点心和小菜。过去上海深夜有人挑担卖现炸现卖的臭豆腐,供夜间又麻将吃夜宵之用,可现在没有了。

姐姐的手

假使你们看过电影《桃李劫》,一定看到过这样一个镜头,一位女医生的手在开药方,这只手正是我姐姐的手。

原来我家隔壁住着一位电影摄影师,他需要拍一个镜头,是女医生开药方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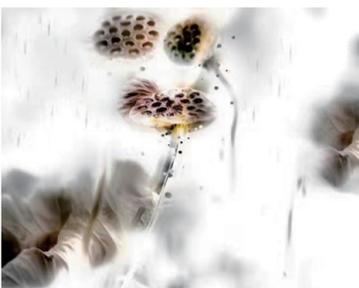
他看中了我姐姐的手,于是和我姐姐商量,要用她的手拍个镜头。



原上草

第330期

潘天寿作品



纪念

说自己的话

□焦祖尧

两行清泪。我已经有几次因为没按时交膳米而被停膳。饿着肚皮当然就无法上课,只能赶到乡下家里,设法借几斗米交膳费。

何先生有时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你读书,不容易哩。你知道用功,这不需别人来说倒是要注意身体呢。课外活动时间,不要钻在教室里,到操场上去和大家一起蹦蹦跳跳!”

我对何先生讲了自己的童年。我6岁就被送到外祖父家去上学。外祖母早逝,外祖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寡言寡语,性格怪戾,他两眼一瞪,我就心惊肉跳。

“你的作文又有了进步”,一次他对我说,“我愿意批改你的作文,因为它言之有物。写文章最怕无病呻吟。”

会更加不安心在那儿上学。外祖父有他的生活哲理,认为一个人从小不吃苦,挂在大人裤腰带上,长大后是不会有出息的。

何先生听了连连点头,说作文就是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加上所思所想,是所思所想后自己想说的话,不是别人的话。

因为家庭境遇等原因,我那时容易伤感,学校旁边是一所贫儿院,中间只隔一道竹篱笆。上完夜自习回宿舍去,总会听到那边传来一阵阵凄凉的琴声。

不久,我听到了长江北岸隆隆的炮声,解放军要渡江了。

那年我回常州探亲,去看望80多岁的何先生。何先生说:“你寄来的作品我都收到了,写了那么多东西,不容易呀!”

每年春节,我都要给何先生电话拜年。2014年春节,我打过电话去竟无人接听,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何先生一人独居,有个女儿常过去照料,他已年过90,一般是不出门的,如果在家会不接电话吗?

2015年秋天,那个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季节,我举家回到故乡,到武进金东方颐养中心度晚年。安顿下来以后,又给何先生家里打电话,这次电话有人接了,是何先生的大女儿,她说父亲2014年走了,老人走得十分安详。

当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,何先生教导我写作文要说自己的话,要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后自己想说的话。自己的话当然是真话。

何先生是武进坡上人,93岁那年,他走了。